

## 纪念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特别报道

## 寻找“许晋绪”

一位被岁月尘封的英雄人物，从故纸堆里“活”了过来

记者 金易梵 何芳芳

许晋绪是谁？战争结束后，他的后半生是如何度过的？他还活着吗？

这几个问题萦绕在东洲街道陆家浦村村民陆人森的心里，足足15年。今年是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，他放下手头一切工作，一门心思踏上寻找许晋绪之路。3月初，终于有了确凿的答案。

这个故事要从一本书说起，书名叫作《东洲保卫战》，记载的是抗日战争中富春江上有名的战役之一——东洲保卫战的始末、细节。

## 一篇署名回忆录，记录珍贵史料

1939年3月23日，浙江省抗敌自卫团第一支队以死伤军民200余人的代价，击退日军近2000人的进攻，毙伤日军50余人，收复了东洲。

86年前的今天，东洲保卫战的胜利掀起了富春江畔空前的抗日高潮，不仅粉碎了日军渡江南侵的企图，有力打击了日本侵略者的嚣张气焰，更是极大鼓舞了浙江军民抗战必胜的信念。当年，时任中共中央南方局书记的周恩来，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的公开身份，特意到第一支队驻地大源视察，慰问抗日将士。

2010年，东洲村民陆人森作为《富

阳日报》市民记者，受媒体委托收集关于东洲保卫战的各种史料。在走访了解历史亲历者的过程中，他得到了一本由富阳市历史学会编写的《东洲保卫战》。这本书于1994年出版，书中不仅收录了战时消息、悼念忠烈的祭文，还有若干篇回忆录。其中一篇回忆录《东洲保卫战之我见》过程详实，价值不凡，作者名为许晋绪，他在文中第一段写道：“笔者身为东洲人，而且当时正在这支作战队中做政治工作。”

陆人森敏锐地捕捉到了“东洲人”这三个字，不仅是因为他也同为东洲人，更是因为许晋绪是目前为止了解到的唯一

一位在东洲正面战场抗敌的富阳人。“我们所熟知的孙晓梅、郁达夫等都是在敌后战场抗日救国的，我想许晋绪在正面战场作战的经历，对于我们了解、还原东洲保卫战的历史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。”

但是关于许晋绪的信息十分有限。由于“姓许”，陆人森自然而然地想到了东洲的许家埭自然村，这里住的村民大多姓许，但是，许家埭姓许的有1300多人，这让走访调查工作难度提升了不少。这些年，陆人森陆陆续续走访了前华、小沙、华墅沙等村庄，问过很多姓许的老人，他们都说不认识许晋绪这个人。线索由此中断。

## “我的小伯打过‘日本佬’”

这些年来，陆人森凭着一腔爱国热情和超凡毅力，先后自费建立东洲保卫战史料陈列馆、富阳蚕桑展示馆等，并当选东洲知联分会副会长、新联会东洲分会副会长，积累了史料挖掘整理的经验和人脉。

“去年起，我着手筹备抗战胜利80周年事宜，此时不找许晋绪，何时再找？”从2024年下半年起，陆人森把“寻找许晋绪”放到生活的重心，很快取得突破性进展。无巧不成书，提供重大线索的是他的初中历史老师陆全林，“他告诉我，许晋绪不是许家埭的，是建华村人。”建华村也就是原来的明星村，村里只有10多户姓许的人，且都是一个

家族的，这下范围一下子缩小了。

功夫不负有心人，2024年10月，陆人森找到了许晋绪的侄孙子许向阳，但是许向阳对于这位小爷爷的了解并不多，只知道他是1999年在富阳中心敬老院去世的。陆人森又找到了许玉昌——许晋绪的侄子。“听我父亲（许晋绪）说，小伯参加过抗日战争，是部队里的干部，与赵龙文司令一起，在东洲打过‘日本佬’。”

在许晋绪的回忆录中，确实提到了赵龙文，他称赵龙文为抗日战场上的“威继光”。书中写道——临行前的一个晚上，赵龙文对我说：“我部即将去富春江南岸接防，那里正好是你的故乡，

我们同去，你觉得如何？”我回答道：“国难如此深重，愿追随司令，为国共生死耳！”于是，许晋绪踏上了回乡抗日之路。

据此，陆人森在区档案馆中找到了相关资料，在富阳县国民兵团东洲乡的一份名册上，终于出现了许晋绪的名字。

许玉昌回忆道，“我小时候听我父亲说过，小伯伯在我出生的那年（1948年）回来过一次，后来很多年都没有回许家。”一直到许晋绪劳动教养结束后，许玉昌才第一次和小伯正式见面，所以他对于东洲保卫战的事情也不太了解。

## 1939年3月23日，收复东洲

但是许玉昌提供了一个重要信息：最清楚许晋绪事迹的应该是其外甥——章正良，今年94岁。许晋绪是章正良的小娘舅，曾经带着他去看部队里的火炮。

而章正良一共有5个娘舅，2个姑娘，也就是说，许晋绪一共有8个兄弟姐妹。为了搞清楚许家的关系，陆人森想到了许氏家谱，但是问了许玉昌等人，都不清楚这回事。陆人森又找到了许家埭做许氏宗谱的负责人许玉权，通过他终于找到了许晋绪的家谱，同时进一步确认了许晋绪和许家后人的关系。“我住的地方以前叫上浮沙，官路头。有一天，小娘舅来我家，在屋后水竹园里，指着江对面社井次山说，侵华日军在造碉堡要打仗了。”章正良回忆道，“小娘舅还带我去三段里，看到了火炮。”

1938年秋，浙江省抗敌自卫团第一支队接防后，日军沿北山增筑炮台，又频繁地调来了空军。而我军进驻富江南岸之后，每天派部队深入敌区，以游击战为主，采用运动、伏击、诱击、扰敌和破坏公路桥梁及电信设施等有效手段，不断和敌人周旋。据统计，我军在1938年秋接防至1939年3月东洲战役前的七八个月时间里，毙伤敌290人、俘敌3人，击毁敌炮数门，破坏杭富公路及桥梁100余次。许晋绪在文中写道“我军也付出了很高的代价，例如中队长张中在攻打狮子山炮台时壮烈牺牲”。

可以说，我军在杭富线重创了日军。文中写道：“飞机大炮不仅不能压制我们的进攻，反而使战斗越来越升级，因此，敌人对东洲游击根据地恨之入骨，终于对它采用军事进攻手段。”紧接着，东洲保卫战爆发了。

“有一天早晨，日本佬先打烟雾弹，然后打过来了，我们一家人都躲到屋东南角防空洞里，大家咳嗽很厉害。”章正良至今还记得战斗爆发时候的场景。许晋绪也写道：“日寇施放了大量的刺激性烟幕，从江北社井埠以橡皮艇南渡，打进东洲来了，时间是1939年农历二月初一的黎明。”

初一，敌人侵占陆家浦之后，不敢贸然进犯，其主力退至陆家浦以北的倪家村和赵家村，是夜驻在那里。南岸我军为歼灭东洲之敌，收复东洲，赵龙文

司令偕参谋主任张光等在灵桥设指挥所，部署反攻事宜。

初二，已北渡的第四大队和北岸第三大队乘黑夜举行反攻，尚称顺利，经过前哨战，即收复陆家浦，并乘胜向倪家、赵家之敌进攻，双方相持不下。敌人获得增援后，反守为攻，在密集炮火的掩护下，分数路向我窜犯，双方死伤严重。

危难之际，东洲自卫队及民众纷纷配合作战，他们采用“割电话线、打冷枪、放烟火等办法进行骚扰，或是送情报、打汉奸，切断敌人情报”使日军陷入慌乱之中。

初三，我军收复东洲。据不完全统计，在东洲保卫战中，共毙伤敌50余人，我军人员伤亡共200余人。

毛泽东主席曾说，决定战争胜败的是人民，而不是一两件新式武器。许晋

绪在总结东洲保卫战的胜利时，反复提到了“军民关系”“军民协同作战”。“游击战如无数民众的协同合作，部队便成为了无水之鱼。”许晋绪这样写道。

1938年秋，驻防大沙时，许晋绪率部进入敌区打游击，因人生地不熟，遭到本可以避免的损失。为此，他曾向司令部建议，加强敌区民众工作，从敌区物色了10余位民众带到大沙防地，予以政治思想教育和武器及游击战训练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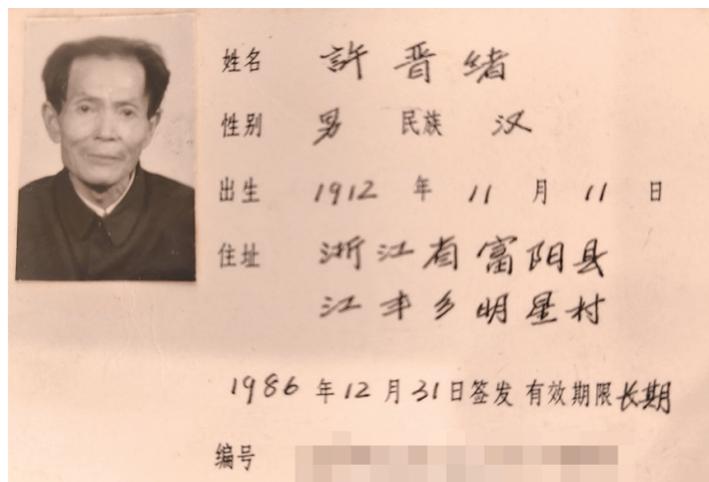
不仅如此，他还时刻谨记，自己来自民众，要爱护民众。许晋绪在前线了解到，因敌炮敌机的轰炸，东洲民众的粮食严重不足，只能靠运出草纸，换来物资。但是大敌当前，开放渡禁何其不易，许晋绪上书“陈情表”，在保证军事安全的情况下，解决了民困。而在东洲保卫战中，这些受到保护与爱护的民众也确实发挥了极大作用。



许晋绪(左)与小辈



陆人森(左)、许晋绪的外甥章正良(右)



许晋绪的原始身份证件

##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

“由于章正良年纪大了，听力、体力都有些退化，从他那儿了解清楚故事不是件容易的事。”陆人森说，好在章正良早年是做人民教师的，写字不成问题，思路也很清晰。他先后去了五六次章正良家，每次一坐就是一个下午，“我每次都把听到的先记录下来，回家后按顺序进行整理，后再叫他内容写下来交给我。”

“后来，小娘舅好像去省里一个叫训导处的地方工作，与舅妈陈蕴宜（老师）有一个女儿。”章正良说，解放后，许晋绪去内蒙古接受劳动教养，在这期间，他的女儿年仅6岁时去世了，而他的妻子也因伤心过度去世了。

虽然许晋绪无儿无女，妻子早逝，但好在家族里的小辈都很尊重他、爱戴他。据章正良回忆，许晋绪劳动教养回来后便被安排到东洲的红星林场养猪。“我们经常去看他，每年春节拜年，总是先去林场看望小娘舅，再去拜其他几个娘舅的。”又过了几年，许晋绪年纪大了，就回到了许家老家，在几个兄弟姐妹家中轮流居住过一段时间。“小娘舅也在我家住过，我记得他特别喜欢看书。”

说来也巧，关于许晋绪回到富阳的这段经历，陆人森还从自己亲戚处得到了印证。“今年过年的时候，我去丈人的娘家拜年，他们家就在建华村。当与他们说起我正在收集许晋绪资料这件事，没想到我的娘姨婆也知道许晋绪。”陆人森说，原来，上世纪70年代，他的娘姨公张文潮是林场的负责人，和许晋绪有不少交情。而娘姨婆也常常去林场干活，和许晋绪接触颇多。

陆人森的娘姨公前些年去世了，娘姨婆今年84岁，好在头脑还很清晰。“阿晋伯啊，那个时候在林场我们一起工作的，他还经常和我们说故事嘞。”娘姨婆提起“许晋绪”，说他是一个很好的人，“他那个时候负责喂猪，工作很负责，空了还会自己孵小鸡送给村里人。”

陆人森在区档案馆找到了相关佐证资料。在“富阳县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候选人推荐表”上赫然印着许晋绪的名字，工作单位及职务为东洲红星林场猪仔饲养员，推荐理由写着：做事踏实，作风正派，热衷于本职工作，对集体事业极端负责；热爱党，热爱祖国，联系群众，办事公正。

据章正良所述，许晋绪退休后先后搬去了江丰集体敬老院和富阳中心敬老院。“每年过年前我们还是拿着鱼肉等菜去看望他，过几天再去拜年。”章正良找到了一张许晋绪与小辈的合影，照片拍摄于1996年10月20日，许晋绪已经83周岁了。三年后，也就是1999年2月，许晋绪去世，享年86岁。

本着对历史负责的态度，陆人森先后去了区行政服务中心、东洲派出所，进一步核实调查许晋绪的身份信息。在工作人员的帮助下，找到了一张泛黄的、手写的原始身份证件，上面显示，许晋绪1912年11月11日出生，住在富阳县江丰乡明星村。

除了出生日期，陆人森还核实了许晋绪的去世时间。“我和许向阳去过横山公墓，墓碑上许晋绪的死亡时间是1999年元月25日。”而当时东洲派出所给出的户口注销证明上，死亡时间为1999年2月25日。两者相差一个月。陆人森再次找到富阳殡仪馆，在工作人员的帮助下，从上万份原始资料中，找到了许晋绪的火化登记表，上面显示的时间为1999年2月26日。同时，许向阳也表示，几年前墓碑重新修缮过。多方对照，陆人森得出结论：许晋绪于1999年2月25日死亡，26日与殡仪馆联系火化，27日安葬于横山公墓。后因墓碑上的字迹模糊了，重新刻碑时发生错误。

“为了搞清楚这个时间，我去了公墓、殡仪馆，还联系上了原富阳中心敬老院的工作人员。”陆人森说，“连许向阳都说，我比他们家里人更了解许晋绪。”

至此，在抗战胜利80周年之际，东洲保卫战史料陈列馆中增加了一段历史亲历者的完整信息。从出生走向人生终点，从战场上的浴血奋战到硝烟散尽回归平凡，许晋绪，一位被岁月尘封的英雄人物，从故纸堆里“活”了过来。

前事不忘后事之师，“每一个中国人都不能忘却那段可歌可泣的抗战史。寻找许晋绪或许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大事，但我做的这一切，就是为了让下一代永远铭记先烈的英勇大义，珍惜和平的来之不易。”陆人森说，他不会停下追寻历史的脚步，只因在那浩渺如烟的岁月深处，还散落着无数珍贵的碎片，静待后人俯身拾起，拼凑出完整且震撼人心的过往。